



卷五十四下

蒙韃備錄下

卷五十五

聖武親征錄

卷五十六

安雅堂酒令



祭祀

凡占卜吉凶進退殺伐每用羊骨肩以鐵推火推之看其兆折以決大事類龜卜也凡飲酒先酌之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稱天聞雷聲則恐懼不敢行師曰天叫也

婦女

其俗出師不以貴賤多帶妻孥而行自云用以管行李衣服錢物之數其婦女專管張立氈帽收卸鞍馬輜重車馱等物事極能走所衣如中國道服之類凡諸酋之妻則有顧姑冠用鉄絲結成形如竹夫人長三尺許用紅青錦綉或珠金飾之其上又有杖一枝用青紅絨飾之又有大袖衣如中國鶴氅寬長拽地

行則兩女雙拽之男女雜坐更相酬勸不禁比入此於彼國王者相見了即命之以酒同彼妻賴蠻公主及請侍姬稱夫人者八人皆共坐凡諸飲宴無不同席所謂諸姬皆潔白美色四人乃金虜貴嬪之類上四乃韃人內夫人者甚媚麗最有寵皆胡服胡帽而已

燕聚舞樂

國王出師亦以女樂隨行率十七八人美女極慧點多以十四弦等彈大官樂等曲拍手為節甚低其舞甚異韃之俗主人執盤盞以勸客客飲若少番消滴則主人者更不接盞見人飲盡乃喜如彼擊鞠止是二十人來騎不肯多用馬者亦惡其閑聞

也繫罷遣人來請我使人至彼乃曰今日打毬如何不來答曰不聞鈞旨相請故不敢來國王乃曰你來我國中便是一家人凡有燕聚打毬或打圍出獵你便來同戲如何又要人來請渙因大笑而罰六盃終日必大醉而罷且每飲酒其俗鄰坐更相嘗換若以一手執盃是今我嘗一口彼方敢飲以兩手執盃乃彼與我換盃我當盡飲彼酒却酌酒以酬之以此乃易醉凡見外客醉中喧闐失禮或吐或卧則大喜曰客醉則與我一心無異也我使人相辭之日國王戒伴使曰凡好城子多住幾日有好酒有吃好茶飯與吃好笛兒鼓兒吹着打着所說好城子者乃好州縣也

說郭卷第五十四

說郭卷第五十五

聖武親征錄 一篇全

元

烈祖神光皇帝諱葉速該初征塔塔元部獲其部長帖木真幹
法忽魯不花輩還駐軍跋里溫盤陀山時我太祖聖武皇帝始
生右手握疑血長而神異以獲帖木真故命爲 上名初族人
泰赤烏部居別林舊無怨我於後因其主阿丹可汗二子塔兒
忽台忽憐拔都有憾遂統烈祖蚕世時 上冲幼部衆多歸泰
赤烏上聞近侍脫端火兒赤將叛自泣番之脫端曰今清潭既
涸燄石已醉潘復何遂去 上母月倫太后麾旗將兵躬自追

叛者大半還夙將察刺海背中鎗刺甚

上親視勞慰察刺

海曰自先君登遐部人多叛臣不勝忿遠追苦戰以致然也

上感泣而出時上麾下擐只塔而馬刺別居薩里川禮荅蘭氏

札木合部人禿台察兒居王律哥衆來薩里川掠擐只牧馬擐

只麾下右匿郡馬中射殺之札木合以是爲隙遂與泰赤烏亦

乞刺思兀魯吾那也勤魯八刺思霸隣諸部合謀以衆三萬來

戰 上時駐馬荅蘭班朱思之野乞刺部人捏群之子孛從先

在麾下至是自由鄰居山遣小奕台慕哥二人逾阿刺烏禿刺

烏二山來告變上集諸部戒嚴凡十有二翼月倫太后暨 上

諸昆第爲一翼三哈初來之子奔荅出拔都禿不歌速敦木忽

兒好蘭等統阿荅兒斤察忽蘭火魯刺師諸部及鮮昆那顏之子迭良咳火力台不荅合軍為一翼札刺兒及阿合部為一翼兀忽出之子忽都阿兒黨吉為一翼蒙歌都吉顏之子長壽及甕吉兒拜要烏部為一翼荅聖台火察兒二人及朶忽捏古思火蘭魯罕撒合夷瀨真都部為一翼忽都徒忙納兒之子蒙歌怯只歌兒為一翼忽都刺可汗之子糊只可汗為一翼按壇為一翼忽蘭脫端二人為一翼與吉牙部荅降吉拔都統雪干扎刺吾思為一部建都赤納王烈真亦刺二部為翼軍成大戰于荅蘭班朱思之野札木合敗走彼軍初越二山半途為七十二竈烹狼為食是時泰赤烏部地廣民衆而內無統紀其疾昭烈

部與我近嘗獵幹禪扎刺馬思之野 上時有臘圍陣偶相屬既而荅 上曰可同宿于此乎彼曰獵騎四百糗糧不具已遣半還 上曰命給助同宿者越明日合再圍 上賓之使馭獸近彼陣讓多獲以厭其心彼衆感相語曰泰赤烏與我雖兄弟嘗攘我車馬奪我飲食後恤我者其取人乎大稱羨而歸 上因遣吉之曰可來結盟否昭烈之長王律拔都謀於族長馬兀牙荅納對曰泰赤烏何惡於我彼以以昆第何遽降之不從王律拔都遂與塔海荅魯領所部來歸謂上曰將有無夫之婦無牧之馬而來以泰赤烏長母之子討殺故也我擔當棄親從義而昭之 上曰如來孰寐捩髮而悞之兀坐掀然而起之汝之

言素我心也汝兵車所至余悉力而助也暨盟後二人食言叛
歸其族人忽敦忽兒章怨塔海答魯反側遂殺之昭烈部已亡
矣泰赤烏部衆苦其長非法其相告曰太子謂大祖也衣人以己衣
乘人以己馬安人定國必此人也因悉來歸赤刺濕拔都哲別
二人實泰赤烏之族脫脫歌家人亦來歸止嘗爲塔兒忽台所
執赤刺濕拔都父拔魯罕失刺蚤釋之是以歸我哲別之來實
以力窮故也失里歌部也不干手執忽阿赤拔都塔兒忽台二
人來至忽都渾野復縱之去止將己子乃牙阿刺二人來歸復
擄只魯鈔早二人率朵郎告扎刺兒部及萎萊勝和率忙兀部
亦來歸日後 上同月倫太皇暨哈撒兒幹真那顏諸昆弟及

族人薛徹大出等各以旄車載漣酪大會于幹難河林木間會
中大后暨上諸族人薛徹別吉及其母忽而真哈敦共置馬漣
一革囊其次毋葉別該平前獨置一囊忽而真哈敦如曰今不
尊我而貴葉別該乎遂管生膳者失立兒兒泣曰蓋以捏郡大
后葉連該拔都二君去世我專爲他所辱至此因大哭是時別
里右台那顏掌 上乞列司事 條外繫禁馬所 親控 上馬播里掌薛
徹別吉乞列司事播里從者因盜我馬鞞別里古台執之播里
怒研別里古台背傷左右爲聞別里古台止之曰此讐汝等欲
即報乎我傷不甚也姑待之不可由我致隙其衆不聽各執焉
乳潼斫木技疾聞我衆勝之乃奪忽而真火里真二哈敦番麾

下於是絕好後復議和遣二哈敦歸行成之際塔塔兒部長喊兀真喫里徒皆金約金主遣丞相某師兵逐塔塔兒北走上聞之遂起兵發自幹難河迎討之仍論月兒斤末助候七日不至上以麾下兵與戰納剌禿失圖忽速禿失國之野盡擄其車馬糧餉殺滅兀真喫里徒又獲大珠衾銀綳車各一金兵回金主因我滅塔塔兒就拜

上為察兀忽魯若今招亦冊克討使也

烈部長悅憐為王時我衆居哈連徒澤間為乃蠻部人所掠上遣人求助於月兒斤月兒斤殺十人號五人衣而歸之上怒曰曩者別里古台為彼所傷我捨蒙議和而不聽今何乃乘敵執凌我因發兵手大川至乃朶朶盤駝山大擄月兒斤部惟薛徹大

出僅以妻子教人脫走上時居塔剌速之野有克烈部王可汗第札阿紺字來歸適滅里乞部與我會戰上與札紺字近獻之其衆敗走是時有土蒲土伯夷薰哀諸部乃克烈敗散之衆亦來降王可汗始與葉速該可汗和和相和接谷

之物所以然之文

者由初王可汗父忽而扎忽思孟祿可汗既崩王可汗殺戮昆弟其叔翁兒可汗率兵與王可汗戰逼可汗於谷剌隘敗之僅以百餘騎脫走奔葉速該可汗可汗親將兵菊兒可汗走西夏復奪部衆歸之王可汗感德遂盟按答後王可第汗也力可哈利者以其多殺昆第叛歸乃蠻部立亦赤難可汗亦難赤可汗發兵代王可汗盡奪克烈部衆與他立可哈刺王可汗脫身歷

走三城奔赴契丹主菊律可汗既而復叛之涉畏吾兒西夏諸
城邑中道糧絕遣郭五羊頭以义禁羊口奪其郭為飯刺索駝
血糞為食困甚僅至曲薛兀兒澤上聞之以其初與先君按答
之故乃遣近侍塔海薛也垓二人往招之來上自怯祿連何迎
親撫勞置軍中大賑給之後秋上上同王可汗會于土兀刺河
上黑林間結為父子禮是年冬月兒介部先脫走者薛徹太出
追出帖列徒隘滅之次年秋 上發兵于哈刺哈河伐滅里乞
部主脫脫戰于莫邪察山遂掠兀都夷滅里乞二部收其田上
盡以所獲給王可汗其後部衆稍集不約我軍自侵滅里乞部
至補兀刺川殺脫_兀之子土居思別吉虜忽都台察勒渾二哈
敦及招脫脫次子和都赤刺温二人領部衆而來所奪不以秋
毫與我脫脫奔八兒忽真之隘後 上與王可汗征孟祿可
汗至黑辛八石盡虜其民孟祿可汗先遣也的脫不魯領百騎
為前鋒我軍逼之走據高山其馬鞍轉墜禽之冬上與乃蛮部
將曲薛吾撒入刺二人過於拜谷刺邊只兒之野日暮列陣對
宿期明日戰是夜王可汗多燃火於所 地使人不疑潛疑移
衆於哈薛兀里河上時札木在麾下立出望見王可汗立旗熾
非舊處馳往問之曰王知之否和昆弟如野鳥依人終必飛去
余猶曰翎鵲也栖息幙上寧肯去乎我當言之矣部將曲憐拔
都問之嘆曰至受昆弟之間何為此言也和都刺赤温因是亦

判王可汗歸其父脫脫所居上見王可汗後去曰此輩無力異志乎即解陣去駐撒里川王可汗至土兀刺河其弟亦刺合解昆及扎阿紺字自也迭兒按臺河來會父軍曲薛吾撒八刺乘不備虜其部衆又掠王可汗所居邊民牛馬輜重而還亦刺合扎阿紺字以身免奔王可汗王可汗命亦刺合將己兵姓追之且遣使來告日乃變爲不道掠我人民太子有良將四人能假我雪怨復人民乎 上釋前憾遂遣博兒朱赤顏木花里國王博羅恒那顏赤溫拔都四將帥兵往救之比我軍至亦刺合先與其將迪告火力亦禿而干盞塔元等追至忽刺河胡山曲薛兀撒八刺迎敵禽之迪言火力亦禿兒干盞塔兀二人流矢中

亦刺合馬跨幾爲所獲須臾四將兵亦至救亦至合大敗其衆掠所奪歸之之王可汗王可汗深感上德謝曰曩因困乏來歸荷太子切切存撫今已亡之國又奪歸之知將何以報也時聞脫脫復出入忽真隘居統烈澤上率兵復討之後 上與弟哈撒兒封乃蠻部至忽蘭蓋側山大敗之盡殺諸部衆積其尸焉於是申號令還軍時見乃蠻勢弱不足念矣 上會可汗於薩里川不魯吉厓發兵征大赤烏部與其長兀忽阿忽出忽憐忽都塔兒等大戰于幹難河 上敗之襲帖泥忽都徒思月歌察兒別吉塔兒忽台希憐禿忽都塔兒至月良兀禿刺思之野禽之阿忽兀忽出忽敦忽兒章走八兒忽真隘忽憐奔乃蠻部後

哈塔介散只兀朶魯班塔塔兒弘吉剌諸部會盟于河雷泉上
腰斬金馬爲誓欲襲我軍及王可汗於是弘吉剌部長迭夷遣
人來告 上聞之遂與王可汗發兵自虎國津遇戰于孟亦刺
川大敗之冬王可汗分兵由怯緣連河指忽八海牙山先發部
衆後成列而進其弟扎阿紺孛以王可汗反復不常遂謀於渾
八力按敦阿速燕火脫兒延見火兒四人我兄無寧處之心屠
絕昆弟常附於契丹觀其心性若此終不能存我輩亦不使國
安矣今何處計之按敦阿速泣是語於王可汗王可汗令執火
燕脫兒及納憐脫憐二人至帳下解縛謂燕火脫兒曰吾輩由
西夏而來道踞飢困相誓語忘之乎我心非汝心也唾其面座

上人皆起唾之按敦阿速曰餘亦與此謀不忍捨王所以來告
也王可汗屢責扎阿紺孛曰汝嘗懷臭肝者扎阿紺孛不安後
與燕火脫兒延見火兒納憐脫憐太后等俱奔乃蠻冬王可汗
居於忽八海牙時上駐於徹徹兒山起兵伐塔塔兒部長阿剌
忽都兒乞兒哈大石察忽斤帖木兒等戰於荅蘭捏本歌思之
野大敗之時弘吉 部亦來附 上弟哈撒兒居別所從其
麾下誓不歌之計往掠之 上深切責於是弘吉剌遂附扎木
合與亦乞刺思火魯刺思朶魯班塔塔兒哈塔介撒只吾諸部
會于健河共立札木合爲菊兒可汗謀欲侵我盟于禿律別河
岸爲誓曰凡我同盟有泄此謀者如岸之摧如林之代言畢因

共舉足蹋岸揮刀斫林駟衆馳馬赴我軍有塔海哈者時在衆中上麾下昭烈氏抄兀兒與之親往視之偶並驅實不知有是謀塔海刺以馬便築其助抄兀兒顧見塔海目之抄兀兒悟下馬佯旅塔海哈因告以阿上之盟曰事急矣汝何往抄兀兒驚即還過火魯刺氏曰速該言其事將赴上告之也速該曰我長婦之子與忽郎不花往來無旦夕我左右止有幼子及家人大力台耳目命與火力台誓而往乘以倉羸白馬囑之曰汝至彼惟見上及太后兼吾婿哈撒兒則言之苟泄於他人願斷汝腰裂汝背誓乞乃行中道過忽蘭八部哈刺滅乃吉台軍圍爲其巡兵所執以舊識得解因贈以獺色全馬謂曰此馬適可脫

身追可及人可乘而去旣又過羶車曰帳之隊往扎木哈所者隊中人出追兀兒抄兀兒乘馬絕馳而脫至上前悉告前謀上即起迎之戰于海刺兒帖屋火魯罕之野破之扎木合脫走弘吉刺部未降

壬戌

宋理宗景定三年
金章宗太和二年

發兵於吾魯回失連真阿伐按赤塔塔

兒察罕塔塔兒夏頃兵避暑比戰先誓衆曰苟破敵逐比見棄遺慎勿顧軍事宜共分之旣戰屢勝族人按難火察兒答力台三人背約上令虎必來哲別二將盡奪其獲散軍中是秋乃蠻孟祿可汗會滅力乞部長脫脫別吉朵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吾諸部暨阿忽出拔都忽都花別吉等來犯我軍及可汗上

先遣騎乘高覘望于捏干貴因都徹兒赤忽黑都山有騎自赤黑山來告乃蠻漸至

上與王可汗自兀魯回失連真河移軍入塞王可汗子亦刺哈居北邊後至據高嶺方下營孟祿可汗易之曰彼軍漫散候其聚吾悉捲之時阿忽出火都二部兵後乃蠻來與前鋒合將戰遙望亦刺軍執不可動遂還亦哈刺尋所入塞會我軍擬戰置輜重它所 上與王可汗並河蘭塞為壁大戰于闐奕壇之野被祭風風忽反為雲所迷軍亂顛溝墜塹而還時扎木合同孟祿引兵回遇立己為可汗者諸部悉討掠之冬 上出塞駐於門不扎闐忒歌兒之山王可汗居於別里怯沙陀中時是 上

與太子求聘王可汗沙兒伯姬王可汗之孫禿散合亦求 上

公主火阿真伯姬俱不諧自是稍疎扎木合聞之往說亦刺合

曰吾按答

謂太也

嘗遣使通信于乃蠻太陽可汗時將不利於君

今若能加兵我當從傍協助時亦刺哈居別所未會父王可汗上俟人答力台幹真斤按攤火察兒塔海忽刺海阿塔兒斤木忽兒哈擅扎木哈等皆我還且說亦刺合說之曰吾等願為汝効力若討月倫太后諸子亦合刺信之車帳相問頓正共謀遣塞罕脫干言之于王可汗王可汗曰扎木哈巧言寡信人也不足信亦刺合曰彼言者有古有口何為不信屢遣人言之王可汗我禁汝汝輩不從吾身存立實賴於彼垂老遺骸莫得安寢

人喋喋不已汝曹自爲之母遣吾夏既而有異志悉燒我牧地
癸亥春正可汗爲詐計曰彼前者嘗求昏於我我不從今宜許
之俟其未宴定約必禽之遂遣不花台乞察來請 上率麾下
十騎往赴之宿于城裏歌帳中越明日與賊也赤歌謀使回王
可汗

羸弱方從自心命一人往赴宴足矣既遣使 上即還時王可
汗近侍也可察合蘭者聞畧 上謀歸語其妻因曰人若有法
此言於上當何如哉其子其刺罕止之曰此無據之言恐泥實
以爲人也可察合蘭牧馬者乞失力供馬潼適至微有聞問其
弟把帶曰適所議者何事汝知否把帶曰不知察合蘭次于納

憐坐帳外方初鏃聞之罵曰割舌者適我不言乎今事已然當
禁誰口也把帶謂乞失力我今知矣可自赴言上之遂入已帳
治行止有一羔殺之拆卧榻煮熟夜馳見上告其謀曰王可汗
將畧大子其計定矣止聞之止車於河蘭塞急移輜重於失連
真河上游遣拆里交爲前鋒並莫運都兒山之陰行正可汗亦
領兵自莫運都兒山陽由忽刺河卜魯哈二山而來時有大出
也迭兒二人者因牧馬見王可汗軍至亟來告 上時移軍合
蘭只之野未及爲備日御山即整兵出戰先敗朱力斤部衆次
敗董襄衆又敗火力失門太后衆進逼王可汗護衛其子亦刺
合馳來衝陣戎軍射之中類其執大挫斂兵而止上亦將兵至

幹兒孛兀遣忒歌山同軍凡四千百騎公哈勤合順河進分兩
隆上親將二千三百騎行河南岸兀吾忙兀二部將二千三
百騎行河北岸上以弘吉剌部先為姻親遣使謂其長帖木
歌阿蠻部曰汝若未順則女子面容外生姿質俱在不然則加
兵於汝矣遂行至董歌澤脫兒合火魯合之地駐軍上遣使
阿兒海致責於王可汗曰我合大軍駐董歌澤間草盛馬肥謂
父王可汗言之昔與菊津可汗嘗謂汝我兄忽兒札忽思孟祿
可汗之位不我與自奪取之汝又殺諸昆弟詐言大帖木兒太
石不花帖木兒輩不知所存是故菊津可汗逼汝哈剌溫之隘
汝窮迫無計僅以百騎未歸我先君我先君率兵偕汝以雪前
恥而泰赤兀部兀都兒吾難八合只二人助兵幾計不可知其
時道經哈剌不花出谷之上又出河不扎不花歌兀之山又踰
禿烈檀禿零古盞速檀盞零古闕群隘曲笑兒澤跋涉重險始
至其境適值彼去年得穿其國技菊律可汗河時避我於塔
刺連野我又逼之僅以數十騎遁走河西之國不復反矣我先
君盡以土地人民歸于汝由是結為按答我故遵汝為父此其
我有造於汝一也一又曰父王可汗汝其時如埋雲中如沒日
底汝弟札阿紺孛居漢基之間我發聲轟以呼之舉帽隱以
招之彼其聞我呼見我招遠來沒歸我乃登山而望倚廬而侍
其至又為三部滅力乞所逼我以其遠來肯令死之耶所以吾

殺兄誅弟此謂誰薛徹別里爲我兄太出乞魯爲我弟是我有
造於汝二也又曰父王可汗汝既出雲中顯日底來歸於我使
汝飢不過日午羸不過月望所以然者何哉我昔與兀都夷部
戰于哈丁里山之西木那父突力之野多獲孳畜輜重悉以與
汝飢不過午羸不過望者實此之由是我有造於汝三也又曰
父王可汗曩汝征滅力乞陣於不制川遣使覘俟部長脫脫不
待我而先戰獲忽都台察魯渾二哈敦因其其二子火都火都
赤刺温尽收兀都夷部汝以懷此曩故我秋毫不及又汝與乃
蛮相戰拜答刺邊只兒之野時火都赤刺温全部叛歸汝又爲
曲薛兀撒八刺追襲掠汝人民使來告我我遣四將領兵戰敗

敗之盡歸所掠與汝是我有造於汝四也又曰昔我出哈兒合
山谷於君於忽刺河班答兀卓兒完忽怒之山相見時于時不
已言乎譬如毒牙之蛇所傷弗以動念吾二人唇齒相見始可
間離汝今以蛇傷而間我乎唇齒相見而離我乎父王可汗我
時又如青鵠海鷗自赤忽兒黑山揮越於孟兒之澤搦班脚鷗
以歸君此謂誰朵魯班塔塔兒諸部是也我有如初倉海鷗爲
揮越外間連之澤獲青脚鷗以歸君此謂時哈答斤撒只兀弘
里刺都是也汝豈非假彼部之力而驚畏我助是我有造於汝
五也又曰父王可汗汝河嘗有造於我我造汝者兀若此與其
驚畏我何不使我衆煬燬不息安榻而卧使我癡婦得寧寢乎

哉我猶汝子雖寡弱不使汝有慕於他衆也我雖愚不使汝有慕於他美也譬如雙輪去一不能行也徒使牛汗縱之恐盜係之實餓又如雙轅偶折其一牛憤破領徒使跳躍不能前也我方車獨非一輪乎凡此諭王可汗也時上族人火察兒按攤在王可汗部中上因使謂之曰汝二人欲殺我將棄之乎痊乎之吾嘗謂上輩八兒合拔都二子薛徹太出詎可使幹難河之地無主累讓爲君而不聽也又謂太察兒曰以汝捏群大石之子吾族中當汝主又不聽又謂按攤曰汝爲忽都刺可汗之子以而父嘗爲可汗推立汝亦不聽吾悉曾讓汝等汝等不我聽我之立實汝等推也吾所以不辭者不欲使蒿萊生久居之

地斫木阻通車之途吾夙心也假汝爲君我當前鋒俘獲輜重亦歸汝也使我從諸君敗我亦將遮戰迫岸使汝得從便射也又謂按攤大察兒曰三河之源我祖實與母令他人居之又謂脫隣曰吾弟我以汝是高祖家奴曾祖闡僕故尊汝爲弟也汝祖誥塔乃吾祖察刺合令忽統必乃二君所虜諾吞生雪也歌雪也歌生闡闡出黑兒思寒出黑兒思寒生拆該冕脫合兒拆該冕脫合兒生汝汝亡爲奴虜誰之國土汝欲取之縱得我國按攤火兒察必不與也昔我等居王可汗所早起者得飲黃青鐘馬乳汝輩豈知吾先飲而壚之耶我今去矣汝輩恣飲之吾弟脫隣量汝能費幾何也又謂按攤大察兒曰汝若事吾父王

可汗忽使疑汝為察兀忽魯

謂大祖自稱前有注

之族而累我耶王可汗

交人馬獻於我尚爾泥汝等乎縱然今夏豈能到來冬矣又謂

吾父王可汗曰可遣按敦阿速渾八力二人來報否則遣一人

日者吾麾下灶納兒拔都失被銀鞍黑馬在王所就持來鮮昆

按答

即王子亦刺合也

汝亦遣必力歌別吉脫端二人來否則遣一人

扎木合按答暨阿赤失蘭阿刺花帶亦兒火察兒按攤各遣二

人來如我東何可於納是脫隣呼陳腦兀之源來魯如我西可

出哈八刺漢答合之山順忽魯班不花諸思河來會也王可汗

聞上前語曰惟吾子裁之王子鮮昆謂其父曰彼何嘗誠意得

我為按答特以覘我耳何當稱君為父得以老奴視我耳又何

嘗遣辨士馳街馬以及我彼能勝我聽取吾國若我勝彼亦取

其國也國或其部將及別力歌別吉脫端曰備而奎建而旗株

而馬以需進也上既遣使於王可汗遂進兵虜掠弘吉刺別部

溺兒斤以行事班朱泥河飲水誓衆時有亦乞列部人孛徒者

為火魯部所逼敗之因遇上同遇是時上弟哈撒兒別居哈刺

温只敦山妻子為主可汗所虜止挾幼子脫忽走絕糧探鳥卵

為食來會于河濱上與可汗戰于哈蘭真沙陀之後王可汗居

于只忒忽盧之地時力台幹真按攤拆温火察兒別吉扎木哈

八隣按歌台脫隣塔海忽刺海等及忽都花部衆在王可汗所

相與謀害王可汗曰此不可依也將叛去王可汗覺其事討逐

之是時谷力台幹真八隣撒合夷嫩真諸部稽顙來歸按攤拆
温火察兒別吉忽都花札合木等奔乃蠻主泰陽可汗 上移
軍自班朱河秋大會于幹難河源進伐王可汗 上遣使哈柳
谷兒抄兒寒二人往主可汗所假為 上弟撒哈兒語謂之曰
瞻望我兄遙遙勿及遠涉捷遙不知所從近聞我妻子在父所
我今敵木枕塊藉壤仰星而卧我實賴王父故敢有請王苟從
之吾終歸王父矣王可汗因遣使亦禿兒干以煮膠器盛血以
與之盟哈柳谷兒抄兒寒二使將亦禿兒干來 上不與語即
送於哈撒兒所 上因以三使為卿導領兵夜馳至徹徹兒運
都山出其不意破王可汗軍盡降克烈夷部衆王可汗僅以子

及教騎脫走顧其左右謂其子亦刺合曰我父子相親其可絕
而絕之乎今由此緩頰兒絕矣至捏群烏柳河為乃蠻部主太
陽可汗之將火里速八赤帖迪沙二人所殺亦刺合走西夏過
亦即納城至波黎吐蕃部既討掠且款居之吐蕃收集部衆逐
之散走西城曲先城撒兒歌思蠻之地為黑隣赤哈刺者殺之
上既滅王可汗是冬大獵於帖麦該川宣布善令振族歸龍庭
上春秋二十四時乃蠻太陽可汗遣使月忽難謀於王孤部主
阿刺忽思的乞火力 今愛不花附馬丞
相自建建是也 曰近聞東西有稱王者
日月在天了然不知古豈有二主哉君能益我右翼奪其孤矢
耶阿刺忽思即遣使朵兒必塔失以是謀先告於 上後舉耒

歸我之與王孤部親好者由此也

甲子

宋景定五年
金太和中四年

春大會于帖木垓川議伐乃蠻百官謀曰今

畜牧疲瘦待秋高馬肥而後可進 上第幹赤因那顏曰毋慮

焉疲我騎尚壯今執已如此其可緩乎以吾料敵必取之苟戰

勝使他日指此地嘗擒太陽可汗當畜此名然勝負在天必當

進矣 上第別里古那顏亦曰乃蠻欲奪王孤矢若果為奪則

身將安之彼時國大馬繁恣為誇語今我卒然入之國雖大必

逃散於山林馬雖繁必遺棄於由原野掩其不虞奪之弓矢豈

難哉衆稱善望日祭纛誥約進兵伐乃蠻秋再會哈勒合河建

或垓山先遣麾下虎別來哲別二人為前鋒大大陽可汗至自

按臺榮於坑垓山之哈只兒兀孫河引兵迎敵我軍至幹兒寒

河大都第闖拜二人領右軍討平之

乙丑征西夏攻破力吉里塞經落思城大掠人民多獲索駝以

還

丙寅大會諸王百官於幹難河之源建九游之白旂共上尊號

曰 成吉思皇帝後發兵征乃蠻時孟祿可汗飛獵於兀魯谷

山莎合水止禽之是時太陽可汗子屈生律可汗與脫脫遁走

涉也兒的石河

丁卯夏頓兵秋再征西夏冬克幹羅垓城先遣按彈不兀刺二

人使乞力吉思部其長幹羅思亦難及按迪也兒部主訛兒波

幹赤遣也力帖木兒阿忒黑刺二人偕我使來獻白海青且爲好也

戊辰春班師至自西夏避暑於龍庭冬再征脫脫及曲出律可汗時幹亦勤部長忽都花別吉等遇我前鋒不戰降因用爲鄉導至也兒的否河盡討滅兒乞部脫脫中流矢而死曲出律可汗僅以教人脫走奔契丹主菊兒可汗

己巳春畏吾兒國王奕都護聞上威名遂殺契丹主所置監國少監欲求議和時上先遣按力也奴吞兒拜二人使其國奕都護大喜待我禮甚厚即遣其官別古思阿隣帖木兒二人入奏曰臣切聞皇帝威名故棄契丹舊好方將遣來通使誠意

躬自效順豈料遠辱大使降臨下國譬雲開見日冰泮得陽可汗同滅兒乞部長脫脫克烈部長扎阿紺孛阿隣大石韓亦剌部長忽都花吉及扎木合朶兒班塔塔兒哈塔斤撒只兀都部相合時我隆中一白馬帶弊鞍驚走突乃蠻軍大陽可汗與衆謀曰彼軍馬羸可尾而進然待我馬稍輕捷與我之戰也駝將大刀速八赤曰昔君父亦言赤可汗勇戰不曰士背馬後未嘗使人見也今可怯聊果慎之何不令菊兒八速太陽河汗妻也大陽可汗因率衆來敵上以弟哈撒而至中軍躬自揮指行陣扎木合曰從大陽可汗來望望見上麾軍嚴整謂左右曰汝等見按答舉止英異乎乃蠻嘗有言雖叛革竒許猶貪不捨豈能當

之之遂提本部兵走是日 上與之大戰至晡禽殺大陽可汗
乃蠻部衆潰夜走絕阻俱墜納忽渾崖死者不可勝計明日餘
衆悉降於是朶兒班塔塔兒哈哈斤散只兀諸部亦來降冬再
征脫脫至送兒思河源不剌納矮胡之地兀花思滅兒乞部長
帶兒兀孫獻汝忽蘭哈敦於 上率衆來降爲彼力弱散置諸
翼中實羈縻之其人頗不安復叛刦留後輜重我奮兵與戰復
奮之上進軍圍滅兒乞於泰寒塞盡降麥古丹脫脫黑掌斤滅
乞兒諸部還部長脫脫挾其子奔盃祿可汗帶兒兀孫旣叛餘
衆至薛良葛河哈刺溫隘築塞以居 上遣孛羅桓那顏及
赤剌溫拔水喜不勝矣而今而後當盡率部衆爲僕爲子竭犬

馬之勞也是時滅力乞脫脫子火都赤剌溫馬扎兒禿薛干四
人以脫脫中流矢死不能歸全尸遂取其頭涉也兒的河將奔
畏吾兒國先遣別十者使奕都護護殺之四人至與畏吾兒大
戰于斡河奕都護先遣其官阿思蘭幹怯字羅的斤亦難海牙
蒼赤四人來告滅力乞事 上曰奕都護果誠心效力於我其
以已有來獻尋遣安魯不也奴吞兒班二人復使其國奕都護
遣使奉珍寶方物爲貢

庚午夏 上避暑龍庭秋復征西夏入李王朝其主失都兒忽
出降獻女子好

辛未春上居怯祿連河時西域哈兒鹿部主阿兒思蘭可汗來

歸因忽必那顏見 上奕都護時亦未朝奏曰 陛下若恩顧
臣使遠者悉聞近者悉見輒充衣之餘縷摘金帶之星衰臣願
在 陛下四子之亞竭其力也上七說其言使尚公主仍序第
五子遣將脫忽察兒率騎二千出哨西邊秋 上始誓衆南征
克大水灤又拔烏沙堡及昌極撫等州大大子拙赤二太子察
哈反三太子哈罕太宗也破雲內東勝武宣寧豐靖等州金人
懼棄西京及遣哲伯率衆取東京哲伯知其中堅以衆壓城即
引退五百里金人謂我軍已還不復設備哲別戒軍中一騎率
一馬一晝夜騎還急攻大掠之以歸上之將發撫州也金人以
招討九斤監軍歹奴等領大軍力備於野孤領又以叅政忽沙

率軍為後繼契丹軍師謀為九斤曰問彼新破撫州以所獲物
分賜軍中馬牧于野畜不虞之際宜速騎以掩之九斤曰此危
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 上聞金兵主進拒攏兒甯九
斤僉麾下明安曰汝嘗便北方素識太祖皇帝其住臨陣問以
舉兵之由金國何怨於君而有此舉若不然即詬之明安來如
所教俄策馬來降 上命麾下縛之曰俟吾戰畢問之也遂與
九斤戰大敗之其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因勝彼後破忽沙
軍於會合堡金人精銳盡歿於此 上歸詰明安曰我與汝無
隙何對衆相辱對曰臣素有歸志恐其見疑故因如所教不爾
何由瞻望天顏 上善其言命釋之

壬申破宣德府至德興府大利引却四太子也可那顏赤渠駙馬率兵克德興境內諸城堡而還後金復守之

癸酉秋 上復破之遂進軍至懷來金師高琪將軍拒戰我軍勝追至北口大敗之死者不可勝計時金人墜山築塞悉力爲備 上留怯台薄察等頓軍拒守遂引衆西行由紫荆口出焉金主聞之遣大將莫敦將兵拒搃勿使及平地北其至我衆度閔矣乃令哲別率衆攻居庸南口出其不備破之進兵至北口與怯台薄察軍合繼而又選諸部精兵五千騎令怯台哈台二將圍守中都上自率衆攻涿州二十餘日拔之乃分軍爲三道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爲右軍循太行西南破保州中玉邢洛

鎡相輝衛懷孟等州突真定威州竟抵黃河大掠平陽太原而還哈撒兒安赤那顏朱兒徹台薄察爲右軍沿東海破淡蘇等誠而還 上與四太子馭諸部軍由中道進破雄莫河澗青澹景獻濟南濱棣益都等城棄東平大名不攻餘皆望風而下拔令北還又遣木花里回攻密州拔之 上至中都亦來合甲戌上駐營於中都北壬旬金丞相高琪與其主謀曰聞彼人馬疲病乘此決戰可乎丞相完顏福興曰不可我軍在身都在都城家居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祖宗社稷安危在此舉矣當熟思之今莫若姑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爲之計如何金主然之遣使求和因獻衛紹王公主令

福興還 上至野麻池而還夏四月金主南遷汴梁留其太子
守中都 以丞相完顏福興左相秦忠爲輔 金主行拒承契丹軍
在後 至良鄉 金主疑之 欲奪其元 給鎧馬 還官契丹衆 驚遂殺
王帥克昆而叛 其推斫谷北涉兒 禮刺兒爲帥 而還中都 福興
聞變 遣軍阻盧溝 使勿得度 斫谷等使其裨將塔塔兒帥輕騎
千人 潛度水 復背繫守橋 衆大破之 盡擄衣甲器械 牧馬之近
都者 由是契丹軍執漸振 先是耶律留歌以中國多故 據以東
京 咸平等郡 自稱遼王 斫谷北沙兒等遣使諸 上行宮納疑
又求好於遼王 亦來降 上命爲元帥 令居廣寧府 金主之南遷
也以招討也 奴爲咸平等路宣撫 後移咨於忽必 阿蘭至是亦
以衆來降 仍遣子鐵斡入質 旣而復還 叛自稱東夏王 五月金
太子留福與秦忠等守中都 亦走汴梁 上以契丹衆將來歸
遂命散只兀兒三木哈拔都領契丹先鋒將明安太保兄弟等
鄉導引我軍合之 至則與斫谷等併力圍中都 金主以點檢慶
壽元帥李英運糧分道還救 中都人賣糧三斗 英自負以勵衆
慶壽至涿州 旋風寨李英至霸州 青弋皆爲我軍所獲 旣絕其
糧 中都守相食福興自毒 兄秦忠亦委城走 明安太保入據之
遣使獻捷 上時駐行州 遂命忽都忽那顏與雍古兒 寶兒 赤
阿兒 海哈 散兒 三人檢視中都 帑藏時金力留守 哈谷 圖六和
等奉金幣爲拜見之禮 雍古兒 哈撒兒 受之 獨忽都忽拒不受

方將哈答等萃其物北來 上問忽都忽曰哈答等嘗與你物
乎對曰有之未敢受之 上問其故對曰臣嘗與哈答等言城
未陷時寸帛尺縷皆金主之物今既城陷悉我君物矣汝又安
得我君物為何意乎上甚佳之以爲知大體而重責雍古兒阿
兒海哈撒兒等之不稱也哈答因見其孫崇山南還時金通州
元帥也斤率衆乘降惟張復張鏗柄衆歎也思瓦即據守信安
不下 上駐軍魚兒灤命三拔都帥蒙古軍萬騎由西夏抵京
兆出童關破嵩汝等郡真趨汴梁至杏花營大掠河南回至挾
西適河水合遂度西北今元帥卯答忽監軍斜烈以北京來降
上遣脫脫 闡兒必帥蒙古契丹漢軍南征降真定破大名至

東平阻水不克大掠而還金人復取之

丙子錦州帥張智以錦義廣寧等郡來降俄而復叛自號遼西
王改元大漢上命木花里以在軍討平之

丁丑 上遣大將速不台拔都以鐵裏車輪征滅兒乞部先與
遣征西前鋒脫忽察兒二千騎合至蘄河過其長火都戰盡滅
滅乞兒還是歲吐麻部主帶都軻莎合兒既附而叛 上命博
羅桓那顏都魯伯二將討平之博羅桓那顏率於彼

戊寅封木花里爲國王總率王孤部萬騎火勒失部千騎兀魯
部四千騎忙兀部將木歌漢札十騎弘吉剌部安赤那顏三千
騎亦乞剌部孛徒駙馬二千騎札剌兒部及帶孫等二千騎同

北京諸部烏乘兒元帥所將漢兵及札刺兒所將契丹兵南伐
金別遣太將哲別攻曲出律可汗至撒里桓地克之先吐麻部
叛 上遣征兵於乞兒乞思部不從亦叛遂命大太子往討之
以不花為前鋒追乞兒思至亦馬兒河而還大太子領兵沙謙
河水順下招降之因克烏思憾哈納思帖元兀克失的迷火因
亦兒干諸部

己卯 上總軍征西域

庚辰 上至也兒的石河往夏秋進兵所遇城皆克至幹脫羅
而城 上留二太子三太子攻守尋克之

辛巳 上與四太子進攻卜哈兒薛迷思干等城皆克之大太

子又攻克養吉干八兒真等城夏 上駐軍於西域速里檀

西域可汗
之稱也

避暑之地命忽都忽那顏為前鋒秋分遣大太子三

太子率又軍攻玉龍傑赤城以軍集奏聞 上有旨曰軍既

集可聽三太子節制也於是 上進兵過鐵門關命四太子攻

也里泥沙兀兒等城上親克迭兒密城又破班勒紇城圍守谷

里寨冬四太子又克馬魯察業可馬盧昔刺思等城復進兵

壬午春又克徒思匿察兀兒等城 上以暑氣方隆遣使招四

太子速還因經木刺夷國大掠之渡朔朔闌河克野里等城

上方攻谷里寒寨朝覲畢并兵克之三太子克王能傑赤城大

太子還營所寨破後二太子三太子始歸相覲是夏避暑塔里

寒寨高原時西域速里檀禮闌丁遁去遂命哲別為前鋒追之再遣速不台拔都為斬又遣脫忽察兒殿其後哲別至滅里可汗城不祀而過速不台拔都亦如之脫忽察兒至與其水軍戰滅可汗慎棄城走忽都忽那顏聞之率兵追襲時滅里可汗與禮闌丁兵合既戰我不利遂遣使以聞上自塔里寒寨率精微衛清繫之追及辛因連河獲滅里可汗屠其重禮闌丁脫身入河冰水而遁遂遣八剌那顏將兵急追之不獲因大掠忻都人民之半而還

癸未春上兵循辛因連河而止命三太子循河而下至昔忽丹城欲攻之遣使來稟命上曰隆暑將及宜別遣將攻之夏上避暑於八魯灣川侯八剌那顏因討近敵悉平之八剌那顏軍至遂行至可溫寒三太子亦至時上既定西域至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

甲申旋師往東避暑且止且行

乙酉春上歸國自出師凡七年是春避暑秋復總兵往西夏丙戌春至西夏一歲間盡克其城時上年六十矣

丁亥滅其國以還太祖聖武皇帝昇遐之後

太宗皇帝即大位以前

太上皇帝時為太子戊子避暑於斡思罕金主遣使來朝

太宗皇帝與

太上皇帝共議遣擗力奮復征西城秋一太宗皇帝自虎八會于先

太祖皇帝之大宮

己丑八月二十四日諸王駙馬百官會曲雕阿闌共冊

太宗皇帝登極 太宗遂議征收金國助貧乏置倉廩翔帖赤

阿北先附漢民賦調命兀都撒罕主之西域賦謂命牙魯瓦赤

主之是年西域亦思金刺納城城主使遣使來降又西域之西

忻都及木剌夷國主躬來朝會

庚寅春遣將軍攻守京北京主以步騎五方來援敗還其城尋

授秋七月上與 太上皇親征金國發自闕郡隘過川由官山

鐵門關平陽南下渡河攻鳳翔

辛丑春二月遂克鳳翔又克洛陽阿中教處城邑回還避暑于

官山會諸王百官分三道征收金國期于來年正月畢集南京

是年秋八月二十四日 上至西京執事之人各執名位兀都

撒罕中書令重山右丞相鎮海左丞相自此始遣撒谷火兒赤

征收高鹿克四十餘城還冬十月初三日上攻河中府十二月

初八日克之時有西夏人速歌來告黃河有白坡可渡從其言

壬辰春正月初六日大兵畢渡及獲漢舡七百餘艘

太上皇遣將貴由乃來報某等軍兵已渡漢江 上亦遣使我

太上皇諭自汝等與敵連戰日允可來合戰 上於正月十三

日至鄭州守城馬提控者以城降 太上皇既渡漢水有金大將哈答麾下餘察者逃來告哈答伏兵於鄧西隘截等候

太上皇是夜會兵明燭而進哈答殺刺聞之入鄧以避其鋒

太上皇正月十五日至均州雪作上遣大王口温不花國王答

思將兵異至十六日雪又大作是日與哈答殺刺合戰于三峯

山大敗之遂禽殺刺十七日 上至行視戰所佳之二十一日

克均州哈答匿於地穴亦禽之又克昌州嵩州曹州陝州洛陽

濬武州易州鄭州應州壽州遂州崇州等來降三月 上至

南京令忽都忽攻之 上與太上皇北渡河避暑于官山

速不歹拔都忒木歹火兒赤貴由拔都塔察兒等適與金戰金

遣兄之子曹王入質我軍遂退留連不歹拔都以兵三萬守鎮

河南秋七月 上遣唐慶使金促降因被殺之八月金之叅政

完顏斜烈桓山公武先將兵二十萬會拔南京至鄭州西合戰

是年高麗復叛再命撒兒答火兒赤征收九月南京城中倉廩

俱竭金主率兵六萬北渡河欲復東平新衛二城我軍逐北潰

散尚千餘人復渡河南

癸巳春正月二十三日金主出南京入歸德金人崔立遂殺留

守南京叅政二人開門詣速不歹拔都降四月速不歹拔都至

青城崔立又將金主母后太子二人暨諸族人來獻遂入南京

六月金主出歸德府入蔡塔察兒火兒赤統大軍圍守是月十

日遣人入蔡催降弗應四面築城攻之八月別遣按脫等抄籍漢民七十三萬有奇十一月南宋遣大尉孟珙等令兵五萬運糧三十萬石至蔡來助分兵南面攻之金人舉海沂萊濰等州未降

甲午春正月十塔察兒火兒赤急攻蔡城危逼金主傳位于族人承麟遂縊焚而死我軍人蔡獲承麟殺之金主遺骸南人爭取而逃平金之事如此是年夏五月於谷闌谷八思始建行宮大會諸王百官宣布憲章是年群臣奏言南宋雖稱如好及殺我使侵犯我邊奉揚天命徃征其辜又遣忽都忽主治漢民別遣塔海甘孛征蜀

乙未春建和林城宮殿夏遣出曲忽都籍到漢民一百一十一萬有奇遂分賜諸王城邑各有差

丙申大慶和林城宮冬十一月赤曲闕端等克西川

丁酉夏四月築掃隣城秋八月試漢儒選擢本貫叅佐

戊戌夏築克思忽城

己亥

庚子春正月命暗剌合蠻主漢民財賦

辛丑春高麗王遣姪于入質冬十月命牙老瓦赤主管漢民十

一月初七日 上至地名月忒歌忽闌病次日崩壽至五十六

在位十二年

說郭卷第五十五

說郭卷第五十六
酒不空

一篇全

曹紹字繼善

號灤東漫工

孔融誠好事其性更寬座上客常滿尊中

得此不飲但徧酌坐客一盃

曹叅歌呼第二 相國不事事言者飲一卮鄰吏方舉觴歌呼

以從之

得令入手聞座上客說話者先罰一盃得令之人然後與下
鄰各歌一北曲各酌一杯下鄰者待令之人也所謂說話者
雖眾但高聲或多言者當之

鄭老高歌第三 衮衮登臺省冷官獨如何襟期能與共對酒
且高歌

與對席一人作儒者高歌謾詞古樂府之類各飲一盃如無
對席只以席面正客便是

子美騎驢第四 暮隨肥馬塵朝扣富兒門殘杯與冷炙到處
潛悲辛

以對坐客或酒主人為富兒得令者作騎驢狀扣門索酒富
兒與殘盃冷炙既飲酒作十七字詩一首相謝不能者作驢
叫三聲而止

阮籍兵厨第五 籍聞兵厨貯酒三百斛遂求為校尉一醉萬

事足

得令任意斟酒痛飲仍歌選詩不能者作猖狂狀仍罰之酒

劉伶誦德第六 兀醉恍然醒不聞雷霆何人^聲侍左右裸羸

與螟蛉

自飲一盃仍要見枕麴籍糟之態對席者作雷聲左隣者^作聲

右隣者作蠢蠢狀

齊人乞與第七 乞餘真可鄙不足又之它妻妾相交及訕施

施尚欲誇

得令者起傾盃^酒中飲此子復於坐客處求酒飲既而誇之
席有妓則作妻妾罵之無妓則以坐處左右隣為妻妾

張旭草聖第八 三盃草聖傳雲烟驚落紙脫帽濡其首既醉猶不已

作寫字狀飲一盃後脫再飲一杯以鬚髮蘸酒以鬚作寫字狀更飲一盃

桓公卜晝第九 樂飲欲繼燭成禮不以淫公胡卜其夜卜晝乃吾心

日間得此飲一盃夜則免飲

蘇晉長齋第十 蘇子雖曠浪長齋綉佛前醉中誠可咲往往愛逃禪

以蔬菜飲半盃不得茹葷仍說禪話不能作佛事數日更不

能者罰念阿彌陀佛百聲

次公醒狂十一 無多酌我酒我醉狂不已欲狂豈在酒不飲亦如此

得此不飲但作狂態不已或不能狂却罰酒

陳遵起舞十二 陳遵日醉歸廢事何可教寡婦共歌跳梁為起舞

得令者踊躍而舞隣客作寡婦謳戲曲各飲一盃有妓則以妓為寡婦有教妓則以老者為之

灌夫罵坐十三 座客不避席灌夫乃罵坐按項罰以酒夫亦

當悔過

得令者作罵坐語主人起按其項罰一盃

左相萬錢十四 萬錢方下箸鯨吸聲如雷避賢初罷相樂聖

且銜盃

以箸於果箴上遍閱三兩通却不得下箸乃以口吸引一盃
既要喉中響聲仍銜盃示眾人

玉川所思十五 曾醉美人家美人嬌如花青樓在何許飄泊

天之涯

盧仝之悶非酒可破請進茶一甌作長短句俚鄙之詩一首
不能作者亦罰酒

羲之蘭亭十六 少年既咸集一觴復一詠雖無絲與竹亦足

娛視聽

眾客無大小各飲一盃各賦一詩不能詩者遂為絲竹管絃
之聲能誦會府蘭亭者免飲此日若值上已得令者作詩
飲酒各倍於眾人

東坡赤壁十七 客喜吹洞簫客倦則長嘯覺時戛然鳴夢裏

道士笑

得令者初作鶴鳴先飲一盃再作散花步虛之類狀左右二客
一吹簫一長嘯各飲五分

庾亮南樓十八 秋月照南樓有愁何以遣道急呼載酒來老子
興不淺

登坐山南面立量飲八分作十六字月詩或遇中秋及月夜
當作二詩飲雙盃

醉翁名亭十九 飲少輒至醉眾客一何歡智仙作斯亭禽鳥
樂其間

得令者隨意飲此子坐中有僧則賞一盃以其作亭之功也
仍作禽語眾客於是撫掌大笑

白傳醉歸鬼二十 醉吟先生墓奠者無日關冢上方丈土泥

淳何時乾

對席客酌酒一盃讀祭文勸得令者得令者作鬼歌響之狀
而飲

便了行醕五十一 便了既髯奴執後與行醕鼻涕長一丈持

勸王大夫

得令者為童子狀勸主人酒一盃

知章騎馬五十二 知章騎驢馬蕩漾若乘船昏昏如夢中眼

花水底眠

酌一盃作醉中騎馬之勢

文季五斗五十三 吳興沈太守一飲至五斗賓對王大夫亦
能飲多否

自飲一盃有妓則以妓為王氏飲六分無妓則以對席客為

王氏

華歆獨坐五十四 誰能飲不亂者昔賢亦頗要須整衣冠遂
號華獨坐

整其衣冠危不動飲不飲隨意

陳暄糟丘廿五 生不離瓢杓死當號酒徒速為營糟丘吾

將老矣乎

飲一杯後作欲死狀群呼酒徒乃醒

汝陽流涕廿六 花奴催羯鼓不飲便朝天道上逢車津

津口流涎

作擊鼓聲狀不得飲酒而口中流涎而已

永年蓮杯廿七 王生交下繪延之私室中笑遣白玉蓮掬

酒生香風

妓用沒手盞把得令人之左右鄰各一杯却揮得得令者之

類如無妓請對坐者作妻把酒三人各一飲却不許揮類

玄明戒飲廿八 山陰劉令縣舊政告新食飲莫飲酒良

策勿發人

已得令過去者戒得令者之客勿飲但食少物而已

阮宣敲背廿九 阮宣強吳術忍斷盃中物拳及老癖痴此

意豈可拂

主人以拳推得令之人背罵而強之遂各飲一盃令人仍作

癡態

趙達箸射三十 善射卜其手盤箸縱橫之美酒與塵脯既有

何必辭

主人以松子作一拳命得令之人射之中射與有射雙射飲

一盃仍食少脯不中則免飲

江公酒兵三十一 千日可無兵一日能無酒美哉江咨議此

論當不朽

但飲一盃別無他作

幾鄉對騶三中二 欲醉請酒壘慢且停車得酒不獨飲乃

與騶卒俱

詣壘酒與僕各飲一盃如已無僕與主人之僕酌與僕攀

話皆不妨

暑卿驚飲三中三 請君為驚飲引首縮復縮因則科其頭巢

則坐杪木

此當飲三盃今恕其二任意於三者之中作一飲而後飲

一盃或不如法罰二杯仍作飲狀驚以頭縮就飲一因去

巾帽作扭手狀以口就酒

巢飲蹲坐物上如在巢中亦不用手飲酒

宗之白眼三中四 瀟洒美少年玉樹臨風前舉觴時一酌白

眼望青天

稱美少年豈得不能謳請歌一小令南北隨意然後舉觴作

白眼狀

季鷹曠達三五 吳中張季鷹秋風蓴菜羹即時一盃酒何

用身後名

自唱吳歌疏酌半杯盃

再思高麗三五六 盡道楊再思面目似高麗酒酣乃歌舞滿

坐皆笑之

自唱高麗曲而舞歌罷飲一盃滿坐皆笑

張敞擒盜三七 盜首補為吏小偷來賀之飲醉赭其衣笑

擒無一遺

得令者為賊首先賞一盃坐中紅衣者為小偷不問幾人但

犯身上一點紅者皆飲一盃乃唱山歌帽纓及面紅者不在

此限或盛暑無紅衣者則驗舂膚紅赤皆是

艾子噦臍三八 艾子醉後噦門人置猪臍本意欲恐之乃

譬唐三臍藏

得令者作吐狀而不要飲但打一好譚譚不好者罰一盃

焦遂五斗三十九 焦遂酒中仙五斗方卓然高談與雄辯不

覺驚四筵

随意的酒不飲亦聽須談經史或古今文章之語須高聲朗

說犯身俗罰一杯不識字之人少說譚譚諺語等亦可

三閭獨醒四十 皆醉我獨醒彈冠復振衣滄浪自清濁我歌

漁父詞

作楚音歌漁父詞或楚詞一章免飲或此日遇重午得此令者則終席不得飲但食物而已歌却不免

陶穀團茶四十一 可憐陶學士雪水煮團茶党家風味別低唱酌流霞

貧儒無酒可飲烹茶自啜命妓歌雪詞而已却用骰子擲數一人作党大尉命妓淺斟低唱無妓自唱亦雪詞

少蓮繫姦四十二 秀實曾繫賊姦臣何能繫醉中正膽大爺也勸不得

得令者以箸席中取興之客取興者作揖謝罪不肯作揖者

准罰一盃

梁商薤露四十三 中郎素酣飲無奈奈極歡何酒闌方唱罷薤

露亦能歌

酒闌歌罷繼以薤露此所謂哀樂失時可罰酒一盃

嵇康彈琴四十四 時時與親舊叙濶說平生但願斟濁酒彈

琴發清聲

先說舊事或平生心事然後歌琴調飲一盃

趙軌飲水四十五 父老送趙軌請酌一盃水豈無尊中酒公

清乃如此

眾人勸得令者水一盃

阮孚解貂四十六 遙集為常侍換酒解金貂若欲免彈劾一
盃方見饒

常侍解貂有司劾之若欲免罪須飲一杯五不願飲須當筵中
一跪

白波席捲四十七 古有白波賊擒之如捲席因以為酒令沉
酒意乃釋

賊徒飲酒必無揖讓之容容但滿斟快飲如捲白波入口故酒
令名捲白波得令者如此法飲一盃

穆生醴酒四十八 穆生不嗜酒楚元為設醴久之意已怠斯
亦可逝矣 既不嗜酒人不設醴可與免飲

岳陽三醉四十九 洞賓橫一劍三上岳陽樓盡見神仙過西
風湘水秋

神仙飲酒必有飄逸不凡之態唱三醉岳陽一淺酌三五不
能者則歌神仙詩三首

長吉進酒五十 龍笛間鼉鼓嬌歌并細舞勸君日酪酏青春
忽將暮

得令者以骰子擲四擲數四人作樂得令者把主人一盃
嘗君養士五一 門下三千客其間珠履多鷄鳴已可鄙狗盜
却如何

自得令之人左轉數起至十客為鷄作鷄鳴一聲免飲第十

一客為狗作狗吠聲起偷酒一盃吃得令者免

自子酉戌故用
十與十一之類也

山簡習池五二 飲酒高陽池日夕倒載歸時時能騎馬倒著

白接羅

飲一盃騎馬狀仍以頭巾及帽反戴

謝諛風月五三 諛不安交接有時自酌曰入室唯清風對飲

有明月

對坐者或左客把得令者一盃以盞盤作明月照其面得令者還一盃右客以口吹得令者之面

宗武沽酒五四 預恐尊中盡隔座喚西家隣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賒

右向第二客以一盃酒於此人頭上遞過與得令人勸主人飲得令者有父在坐乃勸其父

平原滅燭五五 夜飲燭忽滅客牽美人衣美人絕其纓盡絕乃不知

滅筵上之燭少時不問有妓無妓皆說眾說惡口一語却不
得乘時動手或日間未有燭但俱閉日仍要褻語得令者於
暗中飲一盃以贖牽衣之罪併免絕纓

相如滌器五六 文園雖病渴滌器向琴臺時時頻顧望猶恐
夫人来

坐中之人肯作卓王孫者得令之人特洗盃勸夫人一盃大

人回水一盞以沃其渴或無人肯作夫人得令自洗盞自吃水

長卿沐猴五七 可咲檀長卿乃作沐猴舞人欲與狗問得此亦良苦

得令者作胡孫舞又遙向坐中戍生之人作聞狀既罷罰一盃如無戍生者則不必酒

郭瑜裸飲五八 昔有洛陽令姓郭乃名瑜裸袒呼進酒侍婢十餘人

得令者解衣令妓環立進酒一盃如無妓諸客繞之亦飲一盃而止

文淵酒船五九 酒船五百斛甘味置雨頭及覆以飲之疲憊

即休
當歸

得令者先喫甜物一味進酒一盃作五甲後再喫甜物一味畢卓盜飲六十 可咲畢吏部盜飲比舍郎既遭笊下轉更醉亦何妨

竊飲隣客之盃鄰客執之呼以為賊乃命巨觥沃之仍罰做俚鄙詩一首

阮咸豕飲六〇一 竹林有小阮盆飲無盃觴群豕亦共之何異食糟糠 用盆貯酒一盞作猪喫食狀於盆中喂飲之仍作猪叫座上亥生之人亦如此配飲

先逸窺竇六二 大叫者何人此必我孟祖遽呼入飲之窺竇

勝排戶

得令者以首窺案下大叫一聲對面者作狗吠一聲以答眾人叫起之浮以大白

荆巫淫祀六三 羊猪鮮且肥清酤更滿卮祈疾者得死祈歲者得飢

得令者作師巫請神之狀徧獻眾客一盃眾客作神享之

靈師花月六四 飲酒盡百盃臬盧北面旋有時醉花月高唱

清且綿

得令者是僧作法事飲酒三盃畢乃以骰子擲數一人則為

止 韓文公僧求詩文公以文談正色排斥僧唱曲把酒陪告乃

止

揚惲羔酒六五 趙女善鼓瑟奴婢皆歌呼酒後有拊缶秦聲

何鳴鳴鳴

惲以田家自娛得令者作田父敲盆擊碗作鳴鳴聲或山歌自飲一盃對坐者為趙女鼓瑟餘客隨意群唱或歌或曲眾

聲俱發

德秀彈琴六六 陸渾佳山水著此元德秀彈琴日自娛欣然

酌春酒

以手作彈琴之狀或口中叮嚀隨意一酌

淳于一石六七 嚴客飲最少情勸則倍之握手更多酌禱解
不復辭

此意有四意得令之人若值此席有尊客在上止飲半盃若
得者是席面已上之人或賓友相勸可飲一盃若坐無尊長
而皆昵狎之客及有記者可握手兩盃若謳者俊黠可喜肯
解襟調笑隨意唱曲痛飲或頤配飲者聽

樊噲卮酒六八 頭髮俱上指真目入披帷我死且不避卮酒
安足辭

作勇而且怒狀張目立飲一巨觥仍食生肉鮓之類

淵明賦詩六九 登高賦新詩濁酒聊自適杯盡壺自傾傾壺

盡餘瀝 得令者登坐物上立作選體四句不能者誦陶詩

一首壺中有酒則酌一盃或酒冷壺定及偶未有酒則免飲

若此日值重九可作三詩飲三巨觥仍泛菊

謫仙獨酌七十 花下一壺酒獨酌無相親我歌月徘徊對影

共三人

既在花下必須簪花自歌佳詞獨飲一盃隨意送一人為月

肯飲者飲不從則止

文君當鑪七一 文君奔相如甘心自當鑪長向琴臺下妖嬈

喚人話

作婦人喚人飲酒坐客自願飲者得令之人把盞口作琴調

侑觴仍伴飲一盃若席間有妓得令者不願作文君起揖請
代作亦可

吳姬勸客七二 柳花滿店香壓酒勸客嘗金陵佳子弟為我
各盡觴

得令者簪花作妓謳一曲勸坐上年最少者兩人各一觴亦
回吳姬一觴

孟嘉落帽七三 人言酒何好是未識其趣我醉不覺風吹至
頭巾去

斜頭酌酒隨意多寡此日若值重九須作九日詩一首揮菊
於髻泛菊於盃飲三巨觥

孔群糟肉七四 何為布易爛因覆酒家詭君不見糟肉較
更堪久

得令者初自責曰酒能害人何敢常醉自此當不飲矣復自
勸曰酒亦能益人且更酌一盃遂酌之

杜康死日七五 杜康稱善醞其死日在酉何為不會客不忍
飲此酒 得此者三回不得與令抽牌牌若此日值酉日乃謂
之路著遂終席不得與令矣

黃公酒壚七六 王戎與嵇阮昔為竹林遊二公今已往獨立
使我愁 王戎嘆嵇阮之亡今得令者亦思已忘之友二人
而以酒酌之所思非其人者隨量罰酒

潯陽送客七七 商婦撥琵琶促絃絃轉急添酒重為燈調司馬
青衫濕 得令者作商婦彈琵琶請主人及席端各飲一盃
畢主人乃作哭聲

王績待詔七八 待詔何樂耶良醞可恋耳三升增作斗稱酒
斗學士 本飲三分增作一盃願只飲三分亦聽既稱學士
必能讀書請讀經書一章

庾純行酒七九 賈充宴佳賓庾純亦與席純起為行酒眾人
敢不喫 得令者執盃起勸坐上一二人量高者既不得盃
勸然酒到亦得辭

葛伯仇餉八十 要其酒有食葛伯遂奪之善哉先師言仇餉
豈虛辭 得令者奪人酒肉而飲食之如各人之前無酒肉
起斟壺中酒櫻俎上肉慌忙如奪之狀

蕭猷獻神八一 蕭猷守吳興每與廟神飲交勸至一斛酒危
上神影 得令者讀祝文勸對坐客飲五分對坐客作神之
狀而飲亦還勸五分

桃馥酒泉八二 九河瀆清麴蘇八菽為新蘇蒸庖俎七澤蘇清池
樂餘生 得令者自謳回回曲自飲一巨觥

孔奕水酒八三 孔奕頗明察兩罌乃一水何為遂知之輕重
有異耳 此客得令主人密命僕斟水酒各一盃未以罌蓋
之任取一盃飲遇水吃水遇酒吃酒不得辭

楊雄奇字八四 子雲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有能載酒往奇字
為君論 得令者為楊雄坐中肯以酒勸者酌得令之人一
盃却說一難字如楊雄不識再罰一盃

馬周獨酌八五 賓主舍新豐主人不知顧命酒獨悠然觀者
乃如堵 為酒主人者作不來得令者之狀呼酒自酌一盃

如店中自飲

元明通騷八六 我聞王刺史盧盧于是佳器唯須讀離騷一飲

和萬事 讀離騷一章飲一盃

孫濟酒債八七 尋常行坐處屢欠酒家緡欲貸此緡袍得錢

乃償人 得令者自酌隨意多少然後解衣還人

馮生三絕八八 清吟復艷歌琵琶得三昧長為不速客得酒

且勸喜 於坐中獵酒有留之者則就坐然後作一詩謳一

曲作琵琶聲狀乃缺缺三半盃

劉寬叱怒八九 蒼頭去市酒大醉此言還客乃罵畜產其辱

孰甚焉 得令者為頭酌酒一杯置面前久之方飲席端罵

得令者為畜且得令者要伴自殺主人貴席端而罰半盃

玄石醉莖九十 劉公雖善飲勿飲千日酒誤莖疑醉死發振

無恙否 得令者飲一盃遂隱丸良久直待下次令畢方起

白墮擒姦九一 劉氏善讓酒鴻賓賈過藩盜飲醉被執因名

為擒姦 得令者斟酒一盃與下次得令之人此客得之又

通與下次之人遂飲之上兩人遂呼飲者為賊賊應曰賊得酒喫了乃止

田父泥飲九二 父遺能住否盆中作吾取酒高聲索果粟款起時被肘 得令者作田父相留前次得令之客用碟子勸酒一碟且作村話及高聲取果子并把肘留客

郭拙被誣九三 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張公自喫酒李公何辭焉 得令者以骰子任擲一人飲酒左右轉數皆不妨教看者教隨意多少却稱得令人姓名飲酒

陰鑑飲僕九四 吾儕終日酣執者不知味坐客勿笑我人情乃如此 得令者自不飲而飲執爵之人

巖氏乳酒九五 乳酒下青雲濃香幸見分走送憐漁父開嘗

對馬軍

對面者斟酒作馬嘶勸得令者得令者唱漁歌而飲半盃

麴生風味九六 玄真葉法善幻術誠荒唐遣致麴秀才風味

不可忘 得令者為葉法善作道士法事下次行令之人為麴生作秀才舞把眾客一盃飲罷眾謝二人

李泌虛誕九七 家人速洒掃洪厓今夜來又得麻姑酒使我

深疑猜

得令者自称謊賊飲酒酌半盃後復稱謊賊飲畢

樂天四樂九八 菱角執筍教黃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

隨意歌 得令者以骰子擲數四人各依樂器歌舞得令者
歌飲則飲不飲亦隨

酈生落魄九九 高陽有酒徒落魄不可及幸無人溺冠且請
作長揖 為狂蕩書生狀作極長文揖坐客免飲

薛濤改令一百 高駢鎮成都薛濤為酒佐公命改此令濤曰
改亦可

得令者當別行一小令助眾賓之歡或一巡後復奉元令令
既久自此止亦可

說郛卷第五十六

